

漳平文史资料

总第 21 辑

(1997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平市委员会

文史委员会 编

(1997. 10)

漳平历史上辉煌的一页

目 录

郭代烈 御天吴

史前风云激荡 郑金平

(88) 范桂林 郑瑞烈

(82) 山醉雪 民放五五 2000 年 5 月 1 日 史前风云激荡 郑金平

◎革命史料◎

漳平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**郭雪峰** (1)

剿匪勇士单身闯山村 邓积文讲述 **郭雪峰** 整理 (10)

抗战期间的永福复兴诗社 陈伯雄 (12)

深山打虎 李升宝 (16)

◎古志钩沉◎

明代航海家王景弘 李祖富 (20)

黄友起义考略 晓春 (24)

◎文史交流◎

嘉靖 45 年福建漳州府宁洋县的设置 青山一郎 (38)

对宁洋县史情有独钟的“老外” 吕 沁 (48)

◎畬族史料◎

- 漳平畬族武术发展简史 吴天畴 陈力群
..... 陈新敏 林红武(53)
龙门畬族人民迁居简史 詹柏山(58)

◎地名史料◎

- 考“象湖”等几个地名的来历与含义 邓善火(61)
长塔村名称的由来 黄经文 詹柏山(63)

◎史料探讨◎

- 有关“云峰旗”由来的探讨 邓善火(65)
对《双洋中等教育发展述略》一文的几点补充 雷 泉(67)

◎文史杂文◎

- (85) 融一山青 漳州地区教宁县教宁县
(86) 永 邑 “代李”的传说与教宁县教宁县

漳平历史上辉煌的一页

——记解放军 253 团三营在漳平剿匪、
土改的功绩

郭雪峰

中国人民解放军 253 团三营，在 1950 年 11 月至 1951 年 3 月间，到漳平剿匪，取得辉煌战绩。特别是在夜袭溪南港牛、追击聚歼新桥土匪的两大战斗中，战功卓著，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和福建军区的通令嘉奖。

253 团三营在开展剿匪的同时，又抽调指战员支持和参加漳平的土改斗争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漳平人民对解放军剿灭土匪，参加土改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历史功绩，至今记忆犹新，一再传颂赞扬。

一、匪乱猖獗，百姓盼望大军来

漳平是地处闽西南交界的偏僻山区小县，县境毗连的安溪、永春、大田、永安、华安、南靖、龙岩等 7 个县(市)，边境地区大都是峰峦起伏，山高林密的山村。解放前，广大人民深受地主剥削、官府压迫、土匪烧杀的痛苦。30 年代安溪一带的吕振山、詹方珍等股匪，曾先后率匪进攻漳平县城烧毁桂林民房，抢掠民财，横征暴敛，怨声载道。新桥民军营长林维邦，为争占地盘，就曾在漳平城与詹方珍土匪进行过激烈巷战，真是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城里百姓又遭横祸。漳平著名匪首许汉荣(土名许老大)在县城、西园一带横行十多年，奸淫妇女，抢掠财物，无恶不作，被他杀害的群众达 40 余人，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，甚至与土匪相互勾结，亦官亦匪。林维邦赶走詹方珍后，就自立为“漳平县

长”。那时，土匪大白天可以在街上公开抢劫抓人。设在县政府大门边的福建省银行，圩天还要岗警加哨，半掩店门支撑营业。当时真是人人“谈匪色变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新生的基层政权初建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、军政头目和旧社会残留的土匪头子，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，进行垂死挣扎。特别是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，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后，台湾当局派遣特务头子唐宗，潜入闽西，在连城建立所谓“闽粤赣区总司令部”，搜罗纠集地方反动残余，开辟所谓“游击基地”，进行反革命暴乱，伺机配合美蒋反攻大陆，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。

漳平的恶霸地主张景清、郑国华、陈国香乘机在溪南、官田等地，发动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、贯匪、流氓地痞进行暴乱。连起义后曾担任副县长、乡长的曾文光、张炳信和投降人员欧阳豪，也上山为匪。他们还勾结永春的康明深、安溪的吴增辉、宁洋的俞水潮、华安的黄雨定等股匪，窜扰县境。1950年7月1日，张景清、吴增辉匪部三百余人，攻陷溪南区政府，杀害区武装班朱成俊同志，区干部退守下林村。9月28日晨，土匪四百多人进攻下林，区干部和下林村民兵坚持抵抗，终因敌众我寡，在29日撤退中，区干部张秀清、王灿在渡溪泗水时牺牲。溪南全区陷入土匪魔掌。官田土匪围攻官田区政府，区干部和民兵退守在官西排坑大土楼内。9月底，土匪又攻占新桥区政府，全区也陷于匪手。这时全县土匪有一千多人，气焰嚣张，猖狂叫嚷要攻打漳平县城。

匪乱中，土匪杀害了区、乡干部、县区武装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30人，抢劫物资值258万元（已折成新币）。抢走公粮十多万斤，烧毁民房10座，碉堡7个，抢走耕牛70多头，其他财物无从统计。土匪攻入下林村后，杀死群众3人，打伤2人，强奸、轮奸妇女17人。连分娩坐月子的产妇也不能幸免，甚至把未满月的婴儿活活摔死。土匪的残暴令人发指。

长期遭受土匪残害和欺压的漳平人民，刚迎了解放，盼望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。但这些政治土匪的残暴，比以往经济土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而广大群众满怀新仇旧恨，以无比义愤的心情，期待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他们撑腰，将他们从匪乱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当时干部群众盼望解放大军来剿灭土匪，真是有如“大旱之望云霓”。

建国初期，县武装大队带领各区、乡民兵进行剿匪。到匪乱猖獗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 259 团、龙岩军分区警备团，曾派出连队，支持县大队重点围剿股匪，消灭了一部分，但股匪主力没有受到重创。随着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的爆发，匪乱越来越猖獗。

二、解放大军来县剿匪

为巩固人民政权和保障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顺利进行，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要求，第十兵团、福建军区司令部派遣解放军 85 师 253 团到闽西剿匪，第一、二两营到连城，三营来漳平。

1950 年 11 月中旬，三营指战员 700 余人，到达龙岩军分区。中共漳平县委书记兼县长张震东等负责同志，亲到龙岩迎接。在军分区开会介绍漳平情况后，部队在 253 团政治处主任赵晓青和三营教导员潘国英、代营长沈加祥带领下，开到漳平县城，营部设在乌楼（县政府后土对面）。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喜悦、激动的心情，奔走相告：“解放大军来县清剿土匪啦！”

部队到达后，三营指挥员立即同县委、县府和县大队的领导同志研究和部署剿匪战斗。决定先将县城外围（如瑞都、党泰）的土匪，赶到溪南、新桥一带，然后突袭围歼。具体的行动有：

1、11 月下旬，三营先后派出连队，对活动在瑞都、小潭等地的土匪，进行突袭驱赶。把瑞都伪保长、土匪中队长陈宗黎匪部赶到溪南、新桥。

2、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，三营根据龙岩军分区的部署和命令，派出连队，配合扫剿漳平党泰和龙岩象山与漳平永福交界的土匪黄光树、陈龙泉等匪部。

3、加强下林、金菊村的抗匪力量。溪南下林村民兵曾奋勇抗击土匪；金菊村干部、民兵依靠群众，曾制服溪南伪镇长郑瑞明为首的股匪，县府发给枪支子弹奖励。1950年12月中旬，溪南区政府干部和武装班曾进驻金菊村支持抗击土匪。12月23日，三营派出一个侦查班，深入金菊村，摸清敌情，做好攻击前的准备工作。

三、夜袭溪南港牛股匪

1950年12月31日凌晨，漳平县城通往溪南的大小通道严密封锁。当天下午，县城的机关干部、学校师生和城区民兵，在漳平初中操场台开会，庆祝1951年元旦。253团三营全体指战员轻装到会。会后，部队用迫击炮发射3发，命中九龙江南侧桂林山头上的预定目标。大会一结束，三营指战员分三路连夜奔袭溪南股匪。

右路为机炮连(2个排)，从县城经圆潭上洋、尖祠，于元旦到达金菊村，听取事先进村的侦察班简单汇报。傍晚，部队和溪南区干部、民兵一起在一片干涸稻田上，听三营潘教导员的战前动员，随即出发。当晚细雨纷纷，寒风凛冽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部队只得把帽子翻过来，用白色引路。从金菊村到港牛山路只20多华里，夜行军走了四个多小时。2日凌晨3时左右，才进抵港牛村外。下林民兵(响导)林春盛不幸踩响土匪安设的路铳，当场牺牲。部队立即分开将港牛村内的土匪团团包围。

机炮连一排从左路上山包抄，同土匪岗哨遭遇，我们猛烈的火力把土匪压到村内。右路一个排散开封锁路口。拂晓时发现盘踞在三个碉堡内是安溪土匪，以詹福瑞、刘四国为首的60余名土匪从堡内枪眼射击路口和小桥。部队强攻时先后有副班长朱华龙等3人英勇牺牲。两个碉堡周围有民房，部队利用民房掩护摸近时，土匪从楼门顶上的枪眼射击和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，进行顽抗。机炮连连长夏传德被弹片炸伤左手。另一个碉堡独处田野，周围无民房可掩护，又没有火炮射击，久攻不下。

部队召开班、排长和区干部的“诸葛亮会”，决定用谷簍包破棉被再蘸上煤油火攻。结果，两个碉堡着火，烧死一些土匪。残匪只得举白旗投降。当天下午2时左右，营部命令九连一排携带六〇炮两门，从溪南赶来参加战斗。只打了几发炮弹，除詹匪驻守的另一碉堡中少数匪徒逃窜外，其余均被击毙。港牛战斗，共毙俘土匪四十余人。九连牺牲战士一名（姓名已忘记）。

当时溪南区公所干部参加港牛歼匪战斗的汤如坤等同志，为发动群众支授部队，安葬烈士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。

另两路部队：中路由县城经小潭、上坂直扑溪南圩；左路经和平、安靖、官林孟、大山直下郎车到象湖，但在合围前土匪已经逃脱。

三营营部进驻溪南圩，并立即部署追歼残匪，稳定溪南区各村的面局，搜集各地土匪动态。新桥区委、区公所的干部也移到溪南，同部队一道，为研究歼灭新桥的土匪，做好准备工作。

四、新桥围歼战绩辉煌

在溪南剿匪取得初捷的同时，漳平毗连各县也都开展剿匪反霸和土改斗争。各县之间相互联系，并肩战斗，迫使几县土匪，龟缩在新桥一隅。当漳平县委和三营获悉漳平、安溪、永春、宁洋等地匪首，将在新桥集会，要成立所谓“统一指挥部”后，立即研究歼匪战斗。三营在县大队、民兵的配合下，1月18日从溪南分兵三路，从南、东、北三面合围新桥圩的土匪。

1月19日战斗打响后，南路部队在新桥圩街尾炸开一座碉堡后，残匪沿街逐屋挖洞，逃入陈民康土楼顽抗。三营指战员乘胜追击，又在溪边炸开一座碉堡，土匪死伤和被俘一大批。剿匪部队越战越勇，日夜围歼盘踞在陈民康土楼内的永春苏玉英（涂太太）、安溪汤有暖等匪部，于21日黑夜挖开墙洞，沿小溪逃跑。我军发觉立即用机枪扫射，土匪死伤不少。但苏玉英等百余人逃向溪南、象湖。1月22日三营分兵追歼逃匪，在象湖村将麇集在土森碉堡内的象湖、德安的土匪歼灭。我军牺牲4人。

另一路解放军在大田县地方武装配合下,于1月18日从大田武陵安向厚德村进击时,当地匪首曾文光凭借厚德上洋、中洋3个碉堡顽抗。1月19日部队强攻中洋碉堡,楼内土匪头目自杀,匪徒20余人投降。1月20日部队用六〇炮轰击上洋两个碉堡,匪首曾文光和他的老婆、大儿子均被炸毙。厚德的土匪大部被歼,只后坪村匪首黄秀清逃脱。我方牺牲战士12人,民兵1人。整个新桥围歼从1月18日至25日宣告结束。

新桥歼匪战绩辉煌,此役共击毙匪首曾文光、郑国华、张瑞庭、陈友家等49名,俘获匪鹏翔支队司令兼漳平县长张景清及吴增辉、汪金奎、詹瑞祺、陈科心、易式冰、陈宗黎等206人,共歼匪454名。缴获步枪301支,短枪45支,卡宾枪1支,各种子弹千余发。

1951年2月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、福建军区司令部通令嘉奖253团三营和安溪县大队的剿匪战绩。

五、清剿残匪,凯旋回营

溪南、新桥剿匪大捷,在漳平历史上是空前的,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,大灭了土匪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的气焰。三营和县大队继续发动群众和带领全县民兵,分路堵剿,深挖隐藏的散匪。他们在漳平、安溪、华安三县交界的大深、梅水坑山上,追击围歼安溪土匪大队长汤有暖,汤持双枪顽抗被击毙,俘数人。迫使匪大队长刘泗国、邓龙泗等15名投降。随后又在溪南德安、新桥产孟、钱坂和党泰南洋等地扫剿残匪,并分别抓获匪首邓瑞大、黄光树以及在吾祠后坪抓获黄秀清等残匪数十人。协助漳平县政法部门审理案件,依法判处罪大恶极的匪首张景清、吴增辉、易式冰、邓瑞太、黄光树、陈宗黎等40多名死刑。二月间在县城召开公审宣判大会,当场枪决匪首张景清等多人。安溪籍吴增辉和漳平各区的匪首,分别押交原籍发动群众诉苦斗争后执行。菁华区8个村则结合土改,开展诉苦斗争大会后执行。

1951年3月,漳平全县共消灭土匪1062名,其中击毙174

名、俘虏 300 余名，畏罪自杀 11 名。在执行“军事清剿、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”相结合的剿匪方针震慑下，全县先后来投降、自新的土匪达 560 多人，共缴获长短枪 675 支，各种子弹 2630 余发和其他一批物资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为害漳平人民数十年的土匪祸害，并支持和推动了建国初期的土改、反霸、镇反等运动。正如中共漳平县委在 1952 年 12 月《漳平县三年来工作总结报告》中指出：“自 1950 年 11 月，253 团来漳平剿匪后，……全县民兵配合剿匪 169 次，主动出击 123 次，发动群众 1.5 万多人次参加搜山清匪。……土匪基本上肃清了，……现在农村政治面目完全改变了，我们政令可以顺利推行了，社会秩序安定了，走路、经商可以昼夜通行无阻。这就为民主建设，为发展生产，为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。“人民解放军 253 团肃清漳平土匪的辉煌功绩，将永载史册，永远留存在漳平人民心中。

六、三营官兵参加土改，再立新功

253 团三营为发扬人民解放军“既是战斗队，又是工作队”的光荣传统，在进行清剿土匪的同时，又抽调指战员 44 人（内排长以上干部 6 人）参加土改，支持地方开展土改运动。这在刚解放不久，地方政府缺少干部骨干的情况下，是一个极大支持，也是人民解放军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又一丰功伟绩。

1950 年 12 月下旬，253 团赵晓青同志亲自参加中共漳平县委土改委员会，并同县委、县府领导张震东、林敏、邹永贤等同志一道，亲自在第一期土改骨干学习班上讲课，赵的夫人刘蕴华同志（部队政工干部）也参加讲课。

漳平县在土改中，县、区党委坚持军队指战员、地方干部相结合编队和军队同志相对集中的原则，在土改工作配备上，以军队干部当队长、地方干部当副队长。县委特别强调，地方干部要学习军队同志阶级立场坚定、斗争意志坚强、革命警惕性高等优点，军、地同志加强团结，统一领导，地方同志应注意照顾好军队

同志的生活，帮助他们克服语言不通，文化不高的困难，从而达到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团结工作，共同完成任务的目的。

全县6个区土改分三批进行。第一批自1951年2~5月，在菁华区8个行政村进行。刘蕴华、孙宝群、袁鼎福、李凤春分别任星光（城区西南）、福美、瑞都、和平四村的土改队长。第二批自1951年6月到8月，在3个区同时进行。三营指战员在永福区，孙宝群、袁鼎福、李凤春分别任福溪（区所在地）、硕宏、紫侯三村的土改队长。第三批自1951年9月到11月，在两个区进行。三营指战员在官田区4个村，孙宝群、李凤春、袁鼎福分别任东华（区所在地）、颖水、菁霞三村的队长，孙殆禄任梅山村的副队长（队长是县文教科科长王添隆）。三营参加土改的同志，除个别同志（如赵晓青、武蕴华等）因部队工作需要提前归队外，绝大部分都坚持到1951年11月，基本完成第三批土改分配土地后才回归军营。

第一批土改中，袁鼎福当瑞都村队长，我当副队长。部队同志有十人左右，地方同志有吴必周、詹水茂、范淑妹等四、五人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在重要会议上，袁作基调讲话，我当翻译；有的会议由我重点发言，他作补充。当时袁年轻有为，思想敏锐，精力充沛，吃苦耐劳。瑞都村下辖的石坂坑、上山、温塘、黄祠，都是远离行政村部一、二十华里的山村。他多次不让我去而争着下去。有时晚上传送紧急通知下村，他都要让部队同志去，我则坚持地方同志山路熟悉、语言通，问路方便，应由地方同志去。最后采取双岗制（军、地同志一道走）的办法。他和我同住队部，常一同下去访贫问苦，发动群众，团结工作三个月，顺利地完成了该村的土改分田任务。

第二、三批土改时，袁鼎福当永福硕宏、官田菁霞两村的队长，副队长是县府建设科副科长郭亨潮。这两个村村落星散，他们带领军、地同志团结战斗了半年左右，相处得非常好，都按时按质地胜利完成任务。

253 团三营在漳平剿灭土匪、参加土改,时间已过了 40 多年。回顾我们国家在 50 年代剿匪、土改,镇反、反霸,人民安居乐业,广大人民群众至今仍津津乐道这些盛事,一致赞颂共产党、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历史功绩。

是的,革命烈士们的鲜血和广大指战员的汗水,洒在漳平大地上,也融透进人民群众的心窝里,对这些为国为民的业绩,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(本文中有关溪南港年、新桥歼匪战斗是根据参战的张九如、夏传德、汤如坤、陈加柏等同志回忆提供一些材料和采访张震东同志的口述,并曾参阅市档案馆、漳平文史和 85 师战史稿等有关资料,还得到吕沁同志的帮助才得以写成,谨此表示感谢!由于时隔 40 多年,资料和记忆都不全,错漏之处,敬请知情同志补充指正。)

(1994 年 11 月三稿于漳平市志办)

剿匪勇士单身闯山村

邓积文讲述 郭雪峰整理

在采写 1951 年 253 团三营在漳平溪南、新桥剿灭土匪事迹时，我们意外地发现并采写了这篇剿匪小插曲。记述的是我人民解放军壮士机智勇敢，有胆有识和军民鱼水情的真实故事。

1950 年 12 月 31 日深夜，253 团三营一个连队奉命从左路奔袭溪南的土匪。队伍行进在安靖到官林孟的崎岖山路上，一位战士从鹞婆崖掉下翻滚到山坡坑底。当时叫喊无人答应，又辨不清东西南北。这位战士只得忍住手脚被刺痛和饥渴交迫等困难，爬上了山间小道。抬头只见丛山峻岭，莽莽林海，一片茫然。这时，他下定决心赶到溪南找部队去。

当他走进一个小山村——溪南大山的上坪时，看到有群众六七人在晒太阳。他上前问路，群众听不懂普通话，有的看到突然闯进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来都发呆了。这时当中有一个年轻人，狡黠地说：“我带路，你在前面走。”这位战士瞟了一眼，比划着说：你要带路，当然你在前面走。于是他便全神贯注地紧握冲锋枪，跟着这位群众走。

这个“真土匪、假响导”原想带战士往钱坂、新桥方向走，以便遇上更多的土匪时动手夺枪杀人立功。但走了一段路，一直没遇上“自己”人，假响导一想自己象个被押罪犯，一动自己便会先被打死，越想越怕，毛发直竖，于是便掉个方向，又带往溪南大山走去，进村后便托词溜走了。

这位战士发觉不对头，感到情况复杂而严重，于是冲进蔡林这个小山村后，便选定一座房子占据着楼上一个有利位置。这一

着又惊动了许多群众，有的想上楼问。这位战士用手势阻止，并说自己是人民解放军要去溪南打土匪的。但群众听不懂，吵吵嚷嚷。这位战士又指指头上的“八一”军徽和胸章，群众还是看不懂。

群众赶忙把大山村文书连清金叫来，他有小学文化，会听讲普通话。当群众知道这位两昼夜没有吃、喝、睡眠的人民解放军战士，都竖出大拇指说：“大军同志真是好样的。”当晚，大山村干部群众热情地款待这位大军同志。而当这一消息传开后，在溪南、新桥交界一些小山村的散匪，吓得都逃往新桥去。

第二天，连清金带领这位战士赶到溪南，回归军营。当他说起三天两夜的遭遇时，部队同志热情接待了连清金。

连清金生平第一次吃上了马肉。原来三营元旦进军时，有匹大白马，摔死在大倒村小桥下。部队宰马，小连有口福赶上了。连清金吃上马肉余香印象很深，在邓积文同志任溪南区副区长后，多次下乡工作，连清金多次都讲起这个“剿匪勇士单身闯山村”的英雄事迹和军民鱼水情。在1994年13日的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，邓同志一讲述起来，都使我们深深感动。

可惜的是，连清金同志没有记下这位勇士的姓名和简况。我们想，这位不知名的解放军勇士和当年连队老战友，如果能看到这篇剿匪小插曲，通报一下真姓真名，这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军民团结友谊谱新篇的新故事。我们期待着这一天！

漳平市志办(1994年11月改写于漳平方志办)

抗 战 期 间 的 永 福 复 兴 诗 社

陈
伯
雄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。

回忆在抗战期中的永福复兴诗社,有些事鲜为人知,写出来供有兴趣的人作一参考。

这个诗社大约成立于1939年至1943年之间。那时我父亲在镇上悬壶,开一诊所,经常有各界人士前来阅报、坐谈时事。常来的有:陈达人(前清秀才)、李子丹、陈子曾、李豫贞、陈月如等几位老先生。在跟我父亲闲谈中,有人提议成立一个诗社,让大家写写诗,交流交流感情。地点就设在我父亲的诊所里,并委托家父筹办这件事。当时大家还商定:每次诗作以七言两句(对联形式)为标准格式。于是我父亲就请人刻了一块大印板,板中并列两行,每行七个空格,旁边还刻上:第□唱:□□、课师:□□□、评语、名次以及作者姓名等栏目。谁要参加诗评,就随来印取,十分简便。为了保证质量,提高权威性,每期课师都是聘请外地名流评阅,如龙岩的郑笔山、连天锡等,从来没有在本地聘请过课师。当时镇上的知识界,有不少人对此甚感兴趣,应征诗作作者不仅有前清的秀才,也有旧制中学堂的毕业生,甚至还有更年青的中小学教

员,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学成才的诗歌爱好者。记得那时,因避日寇轰炸迁来永福的福建省立龙溪中学,也有几位学问渊博的国文教员如徐飞仙等对此很感兴趣,不时送诗来参赛。从此,永福复兴诗社名声越来越大,诗作者不仅限于永福,连漳平、龙岩、华安等地也不时有人寄诗来。

现在，就我记忆所及，举出几首供大家赏玩。

第一唱：“笙、鹤”

记得有一首是：

笙歌奏凯河山转

鹤泪频惊岛国寒

内容虽然不算很好，但多少也跟抗战沾点边，诗作者已经能初略看到当时岛国日本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，这对于老先生们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是不简单了。

第二唱：“乡、圃”

这一期应征的诗作很多，可惜小时候（我那时刚上初中）没能背下来，现在仅能忆起一首：

归乡着意师陶令

学圃何须请仲尼

上联表明要以陶渊明躬耕的生活为榜样（事实上做不到），也要像他那样用诗歌来痛斥社会和政治的腐败（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，根本办不到，说说而已）；但下联却鼓励人们要自学成才，只要自己发奋攻读，就一定能有所收获，不一定处处依赖名师指教。

第三唱：“新、故”

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：

汉唐故事烟云散

欧亚新闻风雨愁

大概是诗作者感叹二次大战的初始阶段，德、意、日法西斯气焰嚣张，世界反侵略力量一时又处于守势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忧心忡忡的心境，作者企盼能有汉唐时代那样强盛国力该多好啊！那时边疆强固，不受外敌侵犯。

第四唱：“虚、实”

脚无踏实终难稳

阵必乘虚始易摧

这一首写来通俗易懂，全无用典，又有哲理，所以至今我还记得。

第五唱：“晖、气”

这一期没有什么好诗，只记得一首：

秋月长空晖入座

春花遥衬气迎眸

第六唱：“飞、逐”

怪彼苍蝇偏逐臭

羡他白鹤独飞清

这是一首讽刺诗，爱憎分明，在当时很少见到，所以至今还能背得出来。还有一首，我只记得上联：“半掩柴门疑逐客”，觉得很形象，牢记在心；而下联则全无印象。

第七唱：“晚、晴”

蝉琴奏急摧林晚

蛙鼓敲残报晓晴

短短两句诗，有情有景，情景交融，内容也符合于昆虫生活习性、气象变化。

我这里仅仅举了六七首，也不是最好的诗，因为我那时年幼无知，水平太低，欣赏不了意蕴深邃的佳作（尤其是那些引用典故的）。另外，时间一长，有的也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希望有知情者加以补充。

永福诗社虽然存在时间短暂，但影响不小，即使抗战胜利以后，有人仍诗兴甚浓，一有机会就来二句。比如有一回，我看到一本有关菁中（即现在的永福中学）校庆纪事，其中就有一首抒写“菁中六周年校庆纪念”的诗，原文如下：

时光荏苒捷如梭，

六稔经营费几何；

今日又逢庆祝乐，

师生聚首奏弦歌。